

一只流浪猫

的江湖套路

□崔海波
文摄

文中那只充满“套路”的流浪猫。

老屋后院有一道砖墙，很适合野猫跑酷走秀，它们从墙外别人的屋顶上纵身一跃，稳稳地落到了我家的院墙上，再来一个“猫式空翻”，精准落脚天水缸的缸沿，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墙角的阴影里。如果是一只猫的话，这顿操作几乎没有声响。有时候好几只大小、花色、雌雄不一的野猫把院墙当作天然舞台，在那儿上演言情剧、武侠剧、宫斗剧、狗血剧，那动静就有点大了。

常年驻扎我家后院的是一只黑、白、黄三色不规则混搭的花猫，其他猫偶尔出现一下，只能算是过客。

我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接待这位不速之客。多年来，父亲尝试了各种灭鼠技法，施放捕鼠夹、灭鼠药等等，偶有战果，但与“赶尽杀绝”的目标相去甚远。有一回，我从网上买来几块号称能将“大小老鼠一窝端”的粘鼠板，放在老屋灶根间，再在上面撒几粒花生米当诱饵，次日起床去看战绩，发现花生米没了，老鼠连一根毛都没留下，只留下一串“到此一游”的脚印。你说这粘鼠板黏性不强吧，也不然，有一回我自己不小心踩了上去不能自拔，白白报废了一只鞋。另有一回，堂哥送来一只甲鱼，我妈把它养在塑料桶里，那甲鱼试图逃亡，使出浑身解数突破重围——爬出桶壁，顶开网罩，就在胜利在望之际，落脚到了粘鼠板上，被牢牢地焊在那里，动弹不得。因此我不好判定这粘鼠板为伪劣商品，当然没给商家差评，只是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怀疑老鼠是不是练过轻功，把粘鼠板当作红毯秀场，走出了一条“星光大道”。

父亲与老鼠的“持久战”已有几十年，因此，他对流浪到此的花猫寄予厚望，给予家猫待遇，一天两顿鱼骨头拌饭投喂。那花猫也特别领情，且把他乡当故乡，为感谢一饭之恩，主动承担起“保安”重任，方圆几十米内但凡有风吹草动，它便如临大敌，瞬间化作“闪电侠”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从屋顶跃下，或从墙头飞奔而来，确保裸放在地上的番薯、土豆等杂粮安然无恙。

周末的早晨，我还未起床，老妈就在院子里自言自语，说：“昨天晚上花猫抓到一只老鼠。”我闻声探出身张望，见老妈用火钳钳着一只血淋淋的老鼠头给我看，说：“它吃掉了鼠身鼠尾，只留下鼠头。”

我问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个鼠头的？

老妈说，就在院子中央。

我顿时愣住了，且震惊了。这花猫太有心机了，它居然深谙“战果陈列”之道，把鼠头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用以邀功请赏。江湖上的套路被它玩得明明白白。

某日，我见花猫一副慵懒散漫的状态，茶饭不思，躺在门口晒太阳，更别说上蹿下跳抓老鼠了。

我问老妈花猫是不是病了，老妈说它快生了。

我可从未见过它跟哪只公猫出双人戏玩暧昧，怎么就怀上了？

老妈说，你看它肚子，鼓囊囊的，再过十天半月就可以生了。

我开始为这只孕妇猫操心了，扳着指头算日子，三天两头打电话过去问“生了没有”。某日，老妈回复说，生是生了，可能被它自己吃掉了。

什么？它吃掉了亲生儿？

常言道，虎毒不食子，猫怎么会吃掉自己的幼崽和胎盘？

老妈说，今早起床去看它时，发现它卧榻上有点血迹，但不见猫崽以及“猫胞”。樟村人称猫的胎盘为“猫胞”，认为这东西大补，村子里偶尔有买卖，一百元一个，因为猫胞太难收集，所以常常有价无市。

我说，也许是它把猫崽和猫胞藏起来了把。

老妈在老屋周边找了几圈，没有找到。之后的日子，花猫一如既往地独来独往，没见有小猫现身。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，得知母猫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确实会吃掉自己的幼崽，比如幼崽病弱、环境不安全、自身营养不足等等。

有一回，一位村民打来电话说他家的猫生小猫了，我飞奔过去，看到一只刚出生的小黑猫趴在软垫子上。

我问主人猫胞收了没？

他说，还没生完呢，应该是等所有的小猫都生出来后，猫胞才下来吧。

我说，不对，应该是一猫一胞。

正在我们为“一猫一胞”还是“多猫一胞”争论不休的时候，那母猫趁大家不备，转头从屁股下面叨出一块带血的肉，嚼两口吞下肚了。那村民见状，赶紧伸手猫口夺胞，当然来不及了。

大家试图等它生第二只猫，然而众目睽睽之下，它就是不生，等大家都失去耐心先后散去了，它又生下第二只猫，猫胞当然又被它独享了。

长尾鸟和青菜

□小乔 文/摄

阳台上种在花盆里的青菜被几只长尾鸟盯上，是去年冬天的事。

开始，这些鸟好像知道我在花盆里撒下了喷喷香的菜籽，时不时飞过来扒拉一番，弄得满阳台都是泥土，令人哭笑不得。但又奈何不了它们，稍一靠近，小东西呼拉一下就飞走了，多的时候有好几只，拖着长长的漂亮尾巴却不失灵敏，警觉地光速飞离。没办法，只好将阳台冲洗干净，再撒一些菜籽进去。第二天，却又成了它们的美食，继续冲洗阳台……天天如此，烦不胜烦。我在网上又购买了一大包菜籽，楞是和这些不速之客“杠”上了，你吃你的，我种我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，细小的菜苗终于稀稀疏疏地出现在三个花盆里，“访客”终究没把菜籽吃光，有点“手下留情”的味道。奇怪的是，小菜苗长出来后，它们似乎转移阵地了，再没来叨扰。菜苗茁壮成长，长成了喜人的样子。不久，我拔掉多余的菜苗，把小青菜重新种了一下，菜苗便噌噌地往上长，几天就长得像模像样了，嫩得似能掐出水来。

一天清晨，起床来到阳台看我心爱的青菜。不承想，清清爽爽的一棵棵小青菜，竟被鸟儿“啄”掉了不少叶子，变成了光秃秃的菜根，原来这些家伙仍惦记着这里的美食呢，我有点沮丧。隔窗望出去，鸟雀们拍打着翅膀在阳台上走来自由，骄傲地叽叽喳喳，似乎在说：你又能拿我们如何呢？我想把花盆用网罩罩起来，被先生阻止了，他说让鸟吃也一样，本来就是种着玩的。一句话点醒了我，对啊，谁吃不是吃呢，小青菜被鸟儿青睐，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。退休了的先生忽然佛系了，我也释然，不再恼恨那些“来客”，也不刻意去关注青菜的长势了。

阳台上除了三盆青菜，还有一盆薄荷，长得蓬蓬勃勃，嫩绿的薄荷叶覆盖了整个花盆。然而，鸟雀们却不闻不问，完全没有兴趣的那种。如此一盆令人垂涎的好东西，竟不屑一顾，我有点奇怪。先生说，它们冰雪聪明，薄荷是一味中草药，肯定味儿浓，哪有青菜口感好？何况青菜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有助于鸟儿的消化和健康，它们知道这是好东西呢。

气温越来越低，转眼进入了隆冬，小寒、大寒、腊八也过了，眼看就要立春了。阳台上的青菜虽被鸟儿啄得残缺难看，却依然顽强地生长着。每天清晨，阳台上照例鸟鸣啾啾，它们欢快地吃着菜、唱着歌。我所能做的只能默默地做一个观望者，有时心情竟也会随着它们的欢歌而大好。

米桶里的米长了小虫子，我准备把它们扔掉，转而又想，何不放在阳台上让鸟吃？说不定这些小家伙就不吃青菜了。我把米倒进了花盆里，和碧绿的青菜为伍，倒也好看。不管鸟雀吃还是不吃，沓肥总可以吧。

长尾鸟或许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和宽容，有时我用手敲窗玻璃貌似和它们打招呼，它们竟也不飞走了，还在花盆上跳来跳去，这是回应我的招呼还是示威？想起前几年，楼上北阳台的一棵油麻藤上曾有过一个鸟窝，看来我们家和鸟儿是有缘的。

没几天，花盆里的米粒全部被鸟雀吃完，小青菜依然被频频“光顾”，看上去每一棵都不怎么完美，但我很开心，就当这些青菜是为它们种的吧，这些小精灵显然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些许的乐趣。

起码，在这个冬天，我们成为了朋友。



被长尾鸟啄食过的青菜。